

那盏灯,照亮“角落”的种子

涟源市第二小学 张燕春

推开那扇掉了漆的木门,九月的风裹着稻穗香扑来。教室里,最后一排那个缩成一团的小身影,一下勾住了我的目光。男孩叫小轩,脑袋几乎要埋进课桌里,像颗被遗忘在墙角的种子。

老校长叹气:“这娃命苦,爸妈去南方打工了,跟着腿脚不利索的奶奶。”他的作业本上字迹歪扭,数学卷上只有零星的红勾。第一次留他补课,他盯着“3×7”半天不动,连乘法口诀都背不连贯,眼里全是慌乱。

“咱不做题,玩个分糖游戏咋样?”我摸出水果糖,“这儿有5颗,你和奶奶一人能分几颗?”他愣了

愣,慢慢抬头:“2颗……剩下1颗给奶奶。”我笑了:“这不就是除法嘛!”那天傍晚,我们就着窗外的玉米数数,拿煮花生讲份数,夕阳把我俩的影子拉得老长。临走时,他把一颗糖塞到我手里,声音细得像蚊子叫:“老师,这个甜,给你吃。”

从那以后,我的抽屉里总备着面包和糖果,早上悄悄塞进他课桌。放学后,办公室的灯总多亮一小时,我陪他把复杂的题拆成小步骤,今天背两句口诀,明天练三道竖式。他怕出错,一卡壳就低头,我就蹲在他身边,握着他的手画线段图,讲一遍不懂就再讲一遍。

深秋早晨,气温骤降。小轩走进教室时,嘴唇冻得发紫,只穿了件单薄的秋衣,写字时手不停发抖。我心里一揪,下课赶回家找来儿子穿的厚外套和棉鞋。给

他穿上时,袖子太长,挽了两圈才露出细细的手腕。他有些害羞,嘴角却忍不住咧开。那天的数学课上,他竟慢慢举起了手,站起来时声音虽小,却一字一句地说清了步骤。全班鼓掌时,他脸涨得通红,后背却挺得笔直。

期中考试,小轩数学考了62分。班会课上,我把“进步学生”的奖状和新书包递给他。他接过奖状,突然深深鞠了一躬,带着哭腔说:“老师,谢谢您没有像别人一样不管我。”

我蹲下来,看着他眼里的泪光,忽然懂了:教育哪里要什么惊天动地?对小轩这样的孩子来说,一颗糖的甜,一件外套的暖,一次次不放弃的陪伴,就能够在心里点亮一盏灯。这盏灯,会陪他一步步走向光明。

学校楼房漏雨,后勤主任嘱我寻瓦匠。我致电伍老师,他爽快应允。主任疑惑:“怎么请老师来捡瓦?”我解释:他曾是民办教师,因故被清退,后以捡瓦为生。

初知伍老师改行是20年前。老家瓦房渗水,父亲让我请“伍师傅”,竟是教过我的伍老师。父亲感叹:他被清退后干不了重活,最终学了捡瓦。因他铺瓦齐整,一次能保三年不漏,渐渐地,村里人只认他。

次日,伍老师骑旧摩托赶来,白发灰衫。主任悄悄问我:“这么老了,还能行吗?”我肯定地答:“能行的,他是本地技术最好的。”

他先绕楼仰观瓦垄,探檐口松瓦,如中医望闻问切。上梯前蹭净鞋底,恐污屋瓦。上房后不急动手,先扫青苔落叶,再将旧瓦分类摆放,细致如当年在黑板上排列算式。

主任低语:“是否太慢?”我答:“慢工出细活。”

换瓦时,他修边比量,每铺一片皆抚平侧听——妥贴则声清,虚浮则声闷。

午间歇脚,闲谈中,我问起当年转行的艰辛。他笑:“初学时上房就腿软,师傅骂我‘站不直怎吃这碗饭’。后来想通了——站在高处,心要静、眼要准、手要稳,与教书是一个道理。”

他还总结出“三不”诀:瓦不净不上手,缝不直不铺灰,线不平不下房。这些经验,他皆记于小本,如今已成当地瓦匠秘诀。

夕阳西斜,活毕下房,他先俯身拾净碎瓦:“碎瓦硌脚,孩子跑闹会伤着。”主任递烟,他摆手谢绝。

三日后大雨,我随主任查楼,发现往日漏水处,地干墙爽。主任终于竖起拇指:“你那个伍老师,真不愧是个捡瓦的老师傅!”

武冈市展辉学校 林日新

捡瓦匠



抒怀

装在搪瓷缸里的菜

程娟

校门口堵得水泄不通,我熄了火,看着那些十六七岁的学生。他们三五成群,或分享趣事,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小吃摊琳琅满目,空气里飘着各种味道。

这情景让我想起自己的高中时代。那时我在镇上读书,寄宿。因为母亲在外打工,我轮流住在亲戚家,后来干脆住校。大伯卖猪肉,每周日回他家,大妈总会提前为我炖好一搪瓷缸雪菜烧肉,叮嘱我:“不能光吃这个,要去食堂买点蔬菜。”

我小心地骑着自行车,把缸子放在车筐里。土路坑洼,生怕颠簸把汤汁洒了。宿舍八个人,从不同乡镇来,带的菜却出奇一致——都是雪菜,因为能存放,又下饭。吃饭时大家互相换着尝,有的偏辣,有的加了毛豆或豆腐干。我的菜里肉最多,一缸能吃出好几种味道。有时谁没菜了,大家便从自己碗里匀一些。就着馒头或米饭,咸香能让人多吃一碗。雪菜里的肥肉炖得透明,我总舍不得一次吃完,要留到最后一口饭慢慢品。

搪瓷缸用久了,内壁染上洗不掉的酱色,边角的瓷磕掉了,露出黑铁,可我一直舍不得扔。

如今的孩子,想吃什么就能买什么,不用再算计一缸菜能吃几天。他们轻轻松松拥有的,正是我们当年渴望的“选择的权利”。

马路通畅起来,我启动车子。后视镜里,那些青春身影渐渐模糊。

搪瓷缸会锈,路会变宽,但有些东西从未改变——就像颠簸路上小心护着的那缸菜,和宿舍里分食的温暖。

火力全开



印象

刘玉芳/摄

谷秋拎起柴刀,一声不吭地出了门,艰难地爬上汕尾金竹岭。不久,山谷里响起“嚓嚓”声,一根茶碗大的南竹应声倒下。他削掉枝叶,将竹扛回家,利索地剖篾、制作竹刷子。

谷秋因腿有残疾,无法像其他村民一样进城打工,平日只在镇上零星搬货,收入微薄,勉强支撑母亲药费和儿女学费。他守着这片竹林,成了留下的少数人。

一日,一位头戴鸭嘴帽、面容黝黑的中年游客上门讨水。喝水时,他拿起一把竹刷子仔细端详:“老乡,这刷子做得真好,卖吗?”

谷秋摆摆手:“山里东西不值钱,送你一个。”

竹刷子

湖南省作协会员 刘向阳

“我想多带些回去送朋友,也能送?”游客笑着问。

谷秋一愣,挠挠头:“赶集才卖五块,你给两块吧。”

那人买了十把,道谢后离去。几周后,谷秋在金竹岭又遇见了这位游客。对方竖起大拇指:“竹刷子洗锅比塑料、钢丝球好使。凉席、竹椅这些,你也会做吗?”

谷秋点头:“我家三代都是篾匠,金竹岭的竹子什么都能做。可做了,卖给谁呢?”

“我想想办法。”那人郑重

地说。

半个月后,他竟带着一位老板,开了卡车来到谷秋家前坪。一车竹器被仔细验收,谷秋接过厚厚货款,恍若梦中。老板笑道:“该谢谢钟会长。”

这时谷秋才知道,这位常来的“游客”是市里登山运动协会的会长,也是一名帮扶干部。

落日熔金,车子远去。此后,谷秋在屋旁搭起工棚,添置器械,按订单制作各类竹器。他从不起眼的竹刷子起步,渐渐带动乡邻一起做竹艺,日子一天天红火起来。

每当有人夸他“有几把刷子”,谷秋总会望向山外,轻声说:“多亏了钟会长。”

故事